

窥视的进化

□伊尹

读初中那会儿我住奶奶家,奶奶家在工字楼里,楼层布局局促,夏天闷热,冬天寒冷。因为房间普遍不大,家家户户都在走廊做饭,邻里之间没啥隐私可言。

我放学回家,到了我们这一层,先听到第一间房屋里传来卧床老奶奶骂她儿子不孝的哼哼声,接下来看见邻家五岁的小男孩被他妈妈拧了耳朵,因为他刚刚将手插进米缸里玩大米。接着是劳模叔正在煎臭豆腐,他是公交车司机,不知道是谁先以劳模代替了对他的称呼,时间一长,他也就认可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当劳模是有奖金的,他拿了奖金却不请大家吃饭,这称呼是挖苦他的。人心

真险恶,这点事也耿耿于怀,好在劳模叔不计较,那奖金够他买一缸的臭豆腐。

半开放式的空间,还是满足不了某些人的窥视欲。有一天我正在屋里写作业,有风吹过,掀起窗帘,窗外有人,等我出门,看见一个仓皇逃离的矮胖背影,手中还拿着蒲扇,窥视时也不忘降降暑。是同一层东楼的敏姨,就是她,在我同学登门给我送书本之后,传播我早恋谈男朋友的领头者。窥视归窥视,她还算一个好人,包了好吃的饺子,邻居家都会送上一小碗。有一个中午我忘带钥匙,奶奶又不在家,她热情地将我拉到她的家里,吃了一顿午餐。

单元楼的好,可以阻隔邻居窥视的企图。想到敏姨,窥视难行,大概她会发疯的吧。

有一熟人,行长,一次酒后吐真言,他最忌讳人家将包对着他。曾有人将微型摄像机放置包中对着他,那是他同批次竞争的对手,这事成为他的阴影,又如惊弓之鸟,他怀疑一粒扣子图谋不轨我也能理解。

有常出差的朋友进酒店就先检查,检查有没有暗藏的摄像头,空调、电视、浴缸上方、镜台底下……原以为社会越发展隐私会被保护得更好,其实在被科技剥去屏障的现在,他敏感自有道理。他曾在卫生间里检查出秘藏的摄像头,酒店老板理直气壮,因为怕有人在卫生间里做坏事。

新闻里报道,一个窥视欲爆了品德之表的邻居,趁邻居夫妻不在家,撬开门锁进屋装了偷拍装置,好久之后才被这

对夫妻发现。警察问这邻居的意图,他回答说,好奇,想看看!

似乎每个人都有这好奇心,有个直播平台,能够通过店主的摄像头观看镜头前的情景。我也曾看过,看清晨的一家包子铺,中年大妈拿一角零币买包子,她耐心数钱,店员不耐烦,大妈讲道理,一角钱也是钱啊!她身宽体胖,身后堵了几个等待买包子的年轻人,等得有些焦心……

在强大技术力量的支持下,总有一天这个世界再无死角,尽可随意切换所需范围,再结合了定位……想想看,丈夫和朋友在棋牌室打牌,妻子语音追来:笨蛋,你出错牌了,还有,你盯着那个送茶小姑娘看了好几眼。

真不太敢想。

看了一次帝陵

□魏平远

宋齐梁陈是一个文艺上大放光彩的时代,也是一个血腥的时代。一边是王公贵族们悠游文艺文质彬彬,一边则是朝野间国家间无休止地战斗倾轧,大相厮杀,两者如此荒诞不经地并置一处。爱它者说它文风鼎盛,各门文艺都有了自觉意识,产生一大批蕴藉有致的艺术品;憎它者指斥它视生命如刍狗,纲纪全废,法度全无。它究竟怎样呢?我想走近一点去贴近这些政治人物,去想象可能的一切。

然而当我真正走近这些帝陵,看着一个个显赫的名字:萧道成、萧顺之、萧衍、萧纲……我才发现自己由于没有足够的历史知识储备,头脑中没有清晰翔实的史料来帮助我撑开想象的翅膀。我站在他们的对面,如果他们有所知,不知道会做何感想?眼见一个

人冒雨来到寂寥的林地,似乎是来拜访,可这位旅行者却只是拍了几张照片,绕着陵墓上的华表、石兽看了一圈花纹,就匆匆走了!他们或许有一腔往事要与人分享,在这个双方对晤的静寂之场,可是——叫他们如何不失望呢!

站在帝陵面前,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幕幕帝王生前活动的场景:萧统读书于惠济寺,和身旁的文学侍从朝夕过从,眼看纂集的文稿越积越厚,他们眼中充满了热切;萧道成厉行节俭,在一应生活起居上都克勤克俭……不,这还远不够。如果我达到较熟稔的程度,那么今晚会不会有一个形象饱满的古人给我托梦,告诉我:“你很熟悉我们当时的情况,可见你攻读不倦。但我想给你纠正一点……”

呵呵,是不是也很有趣?回去好好读些六朝的书吧,我还会再来看你们。

公交车上

□钱玲

南京的四号地铁线开通后,68路公交车的承载压力瞬间减小。每天上班路上,我喜欢在车厢后部寻得一个座位,坐下来后,或看看书或听听音乐。但多数时候,我什么也不做,就这么静静地看着车上的乘客上上下下、来来往往,心想:这就是“百年修得同船渡”的缘分吧?于是,我慢慢记住了一些面孔。

这一对小夫妻上车,总能让我眼前一亮。他们的着装一定是精心搭配过的,两人在一起特别和谐。但是今天似乎有些不一样,仔细端详,年轻女子一直爱穿的高跟鞋换成了平底鞋;再看那男子,左手一只坤包,右手一杯酸奶,对那女子百般呵护。想必,他们是在孕育下一代了吧?

这个小男孩实在太可爱,眯眯小眼睛里,黑眼珠滴溜溜转,说话口齿还不大清楚呢,但是一看到数字就要手舞足

蹈大声念,然后再跟着妈妈鹦鹉学舌一番。这时对面过来一辆公交车,小男孩又大声道:喵喵(妈妈),溜希爸(68)。

车到华侨路站时,门口一阵忙乱,几个乘客正帮忙抬一辆轮椅上车。轮椅被放到一个稍开阔一些的地方,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妇感激地向帮忙的人们道谢。有人问:您推的这是谁啊?老妇人答:我妈呀!很骄傲的样子。大家的注意力立马转移到了轮椅上的老人身上,她有多大年纪了呢?老妇人似乎明白大家的疑问:我妈今年九十九岁啦!母亲节快到了,我想带她去莫愁湖转转。

莫名的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想起了我的妈妈,她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二年了。妈妈:您在天堂还好吗?女儿想您……

我和这对母女俩一同下了车。下车时,我伸手帮了一把,又陪着她们穿过马路。目送她们进入公园后,我向单位走去。

微观

○○○

一床旧被面

张道康

家中有一床破旧的被面,用手轻轻一拉一扯,纤维就一缕缕成麻花了,可我总舍不得丢弃。

孩提时,家境颇艰。一天,母亲从外面买回来两大盘商标彩带,比画着一针一针地缝了起来。头两天我们没在意,又过了几天,啊,一块美丽的大布展现在眼前,那丝带红蓝相间,颜色鲜艳夺目,母亲用那蚕籽般缜密的针脚把彩带缝得整整齐齐。为了美观,细心的母亲还把所有的红蓝花纹都隔花跳缝,那娴熟的手法简直就是在描绘一件独特的针织艺术品。我们快乐得在大布上打滚,问母亲这是干什么用的,要缝多少针啊?母亲说,这是商店里处理的衣服商标带,又牢又好看,缝起来给我们这些小淘气做床新被面。就是商标带太窄了,只有一厘米多一点,工夫是花了不少啊……

母亲故去整整五年了,每当我抚摸这床破旧的被面时,就好像握着母亲那辛劳而温暖的手。

刚刚好

陈华

由于身体原因,我这两个月请假在家休息,只能依靠老公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。屋漏偏逢连阴雨,老公公司又放假几天,工资扣除当月的房贷只剩下532元。看着老公手里可怜巴巴有整有零的一点儿钱,我心里酸酸的。

以前,还完房贷我们会把两个人剩余的工资总在一起均分,一人一半,可这次剩余的也太少了吧,怎么分啊?老公嘻嘻哈哈,没事人一般,“按照惯例,剩余的钱我们均分。”只见老公抽出五张一百的递到我手里,自己留下三张十元的,两张一元的,笑着说:“你五张,我五张,刚刚好。”

江湖夜雨十年灯

董改正

在鱼雁寄书的时代,对于友人别后怀念和身世飘零的咏叹,没有超越这一句的。

这首《寄黄几复》是黄庭坚为数不多的好诗之一,可称其代表作,其颔联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直是要夺天地之造化,令古今诗人望之兴叹。绝对天成,妙手偶得。没有一个形容词,没有一个动词、副词、关联词,三组相对的名词,把人世境遇写尽,把十年沧桑道完,意境辽远,意犹未尽,直令温庭筠“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”失色,令欧阳修“鸟声梅店雨,柳色野桥春”含羞,其苍茫沉郁、空灵空蒙的境界,成为绝唱。

我不信这样的句子是雕琢出来的,那是情感积郁了很久的刹那喷薄。在羁旅之中,孤馆春寒,或是荒村暮雨,潇潇如诉,忽然想起前尘,便欲寄书故人。动人的诗句,绝对是动情的,和诗艺有关,又与诗艺无关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《面具》木刻 甘露

枇杷树下

□陆一新

院子里那棵枇杷树郁郁葱葱。树下氤氲柴米油盐酱醋茶滋味杂陈。

枇杷树下,是我们一家日常围坐吃饭与闲话的地方。最近,饭桌上少了一份热闹,女儿为了上下班便利,搬去镇上住了。那天晚饭的时候,女儿用手机传来的一个提问,瞬间吹皱了枇杷树下的一池春水,“老爸、老妈,我想和南通的师兄定下来了,你们怎么看?”我第一眼就看到了老婆满脸的忧虑和沮丧。她抢着在微信里回复,“到江北去?你就把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丢下,只身一人无依无靠的。”然后,老婆近乎哀求我,“你也劝劝她呀。”

自己的宝贝丫头,我当然也不忍她远离。作为警校的优秀生,她毕业时有机会优生优分去苏州或无锡,我还是传统观念占上风,把她拉回了宜兴。小棉袄么,只有贴身才暖和。在同龄人眼里,女儿就是个工作出色,要强上进的“女汉子”。转眼已27岁,爱上了她的师兄,大了3岁,是她毕业分配那年在南通实习时认识的。没机会常常会面,估计是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,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年轻人的爱情,我其实已经

有些读不懂,只能装作很开明的样子来掩饰,少过问,不干涉。但经历和经验令我相信缘分,相信真爱力量。女儿要做一只高飞远飘的风筝,我们唯有把手里的线放长到极点,然后极不情愿地松手,踮起脚、仰起脖子观望与惦念。宜兴到南通,太湖西岸距离江海之滨说远不远,说近不近。婚姻幸福很奇妙,随缘随心,一条长江也许不算什么,我内心其实并不抵触。

地域成见滋生世故,母亲和老婆就始终跨不过长江这个铗。此时,胸有丘壑的父亲果然一鸣惊人,“不要小看了江北,有些方面不比我们这里差。举两个例子:我爱吃丝瓜,种了一辈子丝瓜,可人家苏北的高邮人,种丝瓜不要瓜,用丝瓜茎汁液为原料,提取热销的美容产品丝瓜水,比我们先进多了;我每天清扫村里的马路和文体中心广场,垃圾一律放垃圾箱再由垃圾车运走焚烧,可人家苏北的阜宁人,已经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回收,垃圾成‘金’,还靓丽了镇村。”老父亲他的一番话颇具说服力。

我的目光再次回到窗前那棵葳蕤的枇杷树。

江北也有枇杷花。人生路漫漫,未来只能靠年轻人自己把握。